

郑板桥的“稿费”

读史小记▷▷



不讲交情,懒得寒暄;不收礼物,只要银子。这种直截了当的表态,既反映了郑板桥之“怪”、之“狂”的真性情,也是他对虚伪、腐败的丑恶世风的蔑视和反叛。

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,是我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、文学家,向以诗、书、画“三绝”闻名于世。他的一生除中举前教过私塾,中进士后在山东范县、潍县做过十一年知县外,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扬州等地卖画为生。他的书画艺术,史家早有定评。而他的书画价格,也颇多传奇色彩。对此,他在自己的文章中,有过许多披露……

乾隆十二年秋天,适逢乡试之期,时任潍县知县的郑板桥被作为“同考官”借调到省城济南批阅五经试卷,在济南住了近一个月。这期间,他写下了《板桥偶记》一文,回忆他中进士前在扬州卖画的一些情况……

雍正十三年早春二月的一天,郑板桥到郊外踏青赏花,信步走进一所花树掩映的小院。抬头一看,只见亭壁上贴着的是自己写的词。小院的主人是一位老妇人,当她听说眼前这人正是词的作者郑板桥时,万分高兴,忙给他准备午饭,又将自己17岁的女儿饶五姑娘喊出来,拜见这位仰慕已久的大艺术家。饶五姑娘果然是郑板桥的铁杆粉丝,一见面就高兴地说:“久闻公名,读公词,甚爱慕,闻有《道情十首》,能为妾一书乎?”时年43岁的郑板桥对这位美女也一见钟情,不但为她书写了《道情十首》,还另题了一阕《西江月》赠给她:

微雨晓风初歇,纱窗旭日才温。
绣帷香梦半朦腾,窗外鹦哥未醒。
蟹眼茶声静悄,虾须帘影轻明。
梅花老去杏花匀,夜夜胭脂轻冷。
母女俩欣喜地将题词收下。老妇人听说郑板桥丧偶,又主动提出将这位小女儿嫁给他。郑板桥见这姑娘年轻貌美、聪明伶俐,心里自然高兴,说了两句客气话后,便愉快地答应下来,并相约两年后他中了进士,再来迎娶。

这件事被商人兼诗人程羽宸知道了,他对郑板桥非常崇拜,便拿出500两银子替他作聘金交给饶家。乾隆二年(1737年)郑板桥自京城回来迎娶时,他又拿出500两银子送给郑板桥,作为娶新妇的费用。

当然,程羽宸的银子并不是白送,补偿的代价就是郑板桥的字画。这1000两银子,按1两白银当时能买120斤大米计算(1740年前后价),一共能买12万斤大米。如今大米按2元1斤计算,则相当于今天的24万元人民币。这“稿费”自然不低,但以此换来的美妾,与郑板桥恩爱终生,更是“无价之宝”。

文章中提到的另外两笔“稿费”收入,不是银子,而是实物。

其一是一个叫江秣文的艺人,长得很美。他家中养着12名梨园子弟,能演奏“十种番乐”,也都年

轻貌美。然而只要主人江秣文一出场,他们全都黯然无光。一天江秣文求郑板桥给他家的园亭写副对联,郑板桥便写道:“草因地暖春先翠,燕为花忙暮不归。”江秣文看了高兴地说:这对联不仅切合园亭的景象,而且切合我的情景。于是将席上的一个玉杯撤下,送给郑板桥做润笔费。

其二是一个叫常书民的人,求郑板桥为他的花园写副对联。郑板桥写道:“怜莺舌嫩由他骂,爱柳腰柔任尔狂。”常书民非常喜欢这副对联,遂将自己喜爱的一个童仆送给郑板桥做“报酬”,这童仆一直在郑板桥身边服侍多年。

乾隆元年,郑板桥考中进士。乾隆七年春,他被任命为山东范县知县。乾隆十一年又改任山东潍县知县,连任七年。但他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,在请求赈济灾民时又得罪了上司,所以主动称病辞官,重新回到扬州以卖画为生。临行前他在《予告归里,画竹别潍县绅士民》一诗中写道:“乌纱掷去不为官,囊囊萧萧两袖寒。写取一枝清瘦竹,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深刻地表现了他清正廉洁、洁身自好、不肯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。

郑板桥第二次回到扬州卖画,跟20年前的卖画生涯已大不相同。这时他的“六分半书”和兰竹石画已闻

名遐迩,他的艺术地位更高了;再是进士出身、十年县令的“牌子”,使他的身价也提高了不少。更重要的是,他历经宦海浮沉,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,所以更加愤世嫉俗,心态上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尤其向他索求书画的大多是达官贵人,他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些不劳而获却又附庸风雅之辈,因此特意写出《板桥润格》一文昭示于众,毫不客气地给自己的书画明码标价:

大幅六两,中幅四两,小幅二两,条幅对联一两,扇子斗方五钱。凡送礼物食物,总不如白银为妙;公之所送,未必弟之所好也。送现银则心中喜乐,书画皆佳。礼物既属纠缠,赊欠尤为赖账。年老神倦,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。

画竹多于买竹钱,纸高六尺价三千。任渠话旧论交接,只当秋风过耳边。

乾隆己卯,拙公和尚属书谢客。板桥郑燮。

不讲交情,懒得寒暄;不收礼物,只要银子。这种直截了当的表态,既反映了郑板桥之“怪”、之“狂”的真性情,也是他对虚伪、腐败的丑恶世风的蔑视和反叛。这跟他一向关心百姓疾苦、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爱民精神相比,恰成鲜明对照。

烫饭与泡饭

闲情偶寄▷▷



泡饭是简洁的情愫。烫饭是相濡以沫的深爱。

烫饭与泡饭,同样的一碗饭,捧在手掌间,却履历不同。
烫饭是昨日剩饭,倒入锅中,注入水,重新经历一次赴汤蹈火,米粒变得绵柔,类似一段感情的复苏。一阵疾风猛火之后,轻挑慢捻,一星如豆,一锅饭很快进入粥的境界。

泡饭还是饭。将滚烫的开水倒入碗中,每一颗米粒便身心舒展。吃泡饭的人,总是要求很低,想法简单。寻常人家粗俗饭食,比方便面还方便,比简餐还简单。

北方人是不屑吃泡饭的。那一年,堂妹从济南来,看见我吃泡饭,疑惑不解,这样清汤寡水的米粒,怎么下咽呀?也许在她心里,“舒服不如躺着,好吃不如饺子。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。

吃泡饭,需要气候适宜。夏、秋两

季,窗外风和景明,气温相差无几,一碗水很快将一碗饭烫热。如果是放在北方,寒冬烈风,那饭早已冻成冰疙瘩,再热的水,怕也难以融化昨日内心坚固的感情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才子佳人诗酒风流,其实一打听,他们也是吃泡饭的。《红楼梦》中,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也经常吃泡饭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九回,宝玉赶着到芦雪亭拥炉作诗,在贾母处“只嚷饿了,连连催饭”,“宝玉却等不得,只拿了茶泡了一碗饭,就着野鸡瓜盅,忙忙的咽完了”。

《古食珍选录》里说,董小宛“精于烹饪,性淡泊,对于甘肥之物质无一所好,每次吃饭,均以一小壶茶,温淘饭”。原来,美女吃泡饭,竟是寻常之事。

在乡村,我曾见过一老农,蹲在

河坡,将一碗泡饭吃得恣肆忘情。他双手捧着一只碗,身后簇拥的是朝夕相处的庄禾,满世界摇曳。那时候,我坐在一条行驶的船上,久久地注视着那个吃泡饭的人。船行远了,还看见他,就这么一直捧着碗,在河沿上蹲着,眼神目视远方。我想,他一天的劳作之后,便是安静地在这河沿上呆一会儿,吃一碗饭,发一阵呆。夕阳的余晖里,一个吃泡饭的人,成了一幅温柔的剪影。

有时候,人生的奔波,艰辛就是为了这一碗饭。一天的劳作之后,回到家中,将那些农具朝墙边安静地一放,摇一摇暖瓶里的水,赶紧泡一碗饭,皇天后土啊。

比起西餐,那些刀叉交错的烦琐,吃泡饭的搭配非常简单。儿时故乡的小河里,盛产银白色的小虾,小

虾熬成的酱,有着虾的鲜和酱的香。“酱鲜豆”是乡下姨妈托人捎进城来的,每年秋后,姨妈将那些收获的黄豆放在竹匾里,摆太阳底下翻晒,最后将它们放在一只坛内闷酿,便做成了润黄的酱鲜豆。这是一种绝无任何添加剂的乡间的鲜。在洋快餐大行其道的现在,是一种纯情。

泡饭是简洁的情愫。烫饭是相濡以沫的深爱。能够在傍晚坐在一起吃烫饭的一家人,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波澜不惊,却是一种温润、舒坦的简单幸福。

有谁见过将一碗饭吃得如此从容,吃得简洁明快,吃得热气腾腾?能将那一碗饭吃得风生水起的人,他的生活,便是简洁明快又缱绻温馨的。那是热气腾腾,水汽袅袅的生活呀,是昨天的哲学与诗歌。

驴叫的学问

另类解读▷▷



汉晋名士之所以喜好驴叫,大概是因为这驴叫之声富有音乐感,隐含韵律美,并不粗俗聒耳。

古往今来,人们把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等方面的艺术兴致叫做雅好。尽管这些雅好需要一定的天分和学养、充足的花销和投入,必要的时间和空间,不是什么人都能玩得起,玩得来、玩得转的,但称之为雅,恐怕没什么异议。

爱好既然有雅,那么也应有俗,如赌博酗酒、斗鸡走马之类。有些爱好不仅俗气,而且非常怪诞,如喜欢听驴叫或学驴叫。有趣的是,这样的爱好在古代并非个案。东汉隐士戴良很孝顺,他母亲喜欢听驴叫,戴良就经常学驴叫让母亲高兴。西晋王济死的时候,名士都前来吊唁。向来敬重王济的孙楚来晚了,哭得很哀伤,来宾感动得没有不掉泪的。孙楚哭完了,对着灵床说,您素来喜欢我学驴叫,今天再给您学一学。由于他模仿得太像了,宾客们憋不住都笑了。东汉文学家王粲病逝后,魏文帝曹丕来到墓前送葬,回头看着一起来的人说,王粲喜欢听驴叫,大家学驴叫为他送行吧。于是,来宾们每人学了一声驴叫。比起哀乐和嚎哭来,一声接一声的驴叫更具特色,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特殊葬礼、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。

庾信从北方游历归来后,有人问他北方怎么样?他回答说,除温子升

的韩山碑文值得一提外,其余就像驴鸣狗吠一般。北方有位文士很不服气,反驳了一通后说,天下到处都有喜欢驴鸣狗吠的人,又能怎么样!明朝文臣谢在杭说,驴叫有什么好听的,以至于儿子用来取悦母亲,朋友用来取悦朋友,君主用来取悦臣下?这都让人不可理解。谢在杭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,较之我们距离汉晋近得多,他那个时代都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,我们又该如何解读?如果说驴叫不好听,那么汉晋之人为什么喜欢?如果说好听,又好听在哪里呢?

有人说,驴叫之声毫无情调可言,未必是对朋友逝世的真心哀悼,而是一种行为艺术,是对世道的恶搞式报复。但从史书记载的口吻来看,似乎不像那么回事。有人说,学驴叫为的是彰显个性,是率性而为的特立独行,是愤世嫉俗的幽默声讨。那么,戴良的母亲喜欢驴叫又作何解释呢?有人说,学驴叫可以痛快淋漓地释放压抑和憋闷,就像白居易吟咏的那样,使人“肺腑都无隔,形骸两不羁”,想来也有道理,那么,其美感又从何谈起呢?

在诸多猜测和解读中,有不少人倾向于启功先生的说法。启功先生通过考证认为,朱奎画后常署名为“驴”、“驴屋”,可推“奎”即晚明时

“驴”字之俗体,与古文字的“𡇗”(意为大耳)字无涉。朱奎自名为“驴”,乃取其桀骜不驯而自嘲之意。朱奎又叫“八大山人”,这并非“八”、“大”、“山”、“人”四字,而是因为他画后落款草书“哭之”或“笑之”二字,貌似“八大山人”四字的笔画,看起来又似“哭之”二字,又似“笑之”二字。刘继庄《广阳杂记》曾观察到“驴鸣似哭,马嘶似笑”。可知所谓“八大山人”即意指驴鸣马嘶,与其自名为“驴”暗合,以抒发这位明朝宗室没落贵族在明亡之后对新朝代的嬉笑之怒。在北师大讲到汉语音韵时,启功先生说,驴的叫声是最美的,那绵长的叫声里有着文字学家赖以生存的四声。说着,他当着数百名学生的面学了一声驴叫,声音奇美。启功先生说,这驴叫正好是平、上、去,打响鼻就像是入声了。注意到汉字有四声,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。王粲活着的时候为什么爱听驴叫,大概就是那时候发现了字有四声,驴的叫声也像人说话的声调。启功接着说,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和陆志韦先生,也都有与我相同的看法。

驴子发声,需要喉、嗓、口、舌、唇、齿、胸、腹等部位协调行动,先将能量收束聚集起来,再通过冲口而出的爆发力,刹那间向平空震响。初听

觉得放肆而又刺耳,细听会觉得亢奋而又昂扬,继而又会觉得悲愤而又苍凉。作家小树在《第四颗石头》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道,我一直以为驴叫的声音像秦腔——高亢、悲怆。那是从五腔发出的,用尽了肺活量之后的一种声响,一种姿态。我们的生命之歌就像驴叫,就像秦腔,那悲怆、高亢包含了不可折辱的尊严!因此我经常说:“×××,你唱歌像驴叫。”那实在是我能想得出的最高的褒奖。

原来,这“欧啊——欧啊——欧啊”的仰天长鸣,有四声在里边,有音律在里边,还有寓意在里边。汉晋名士之所以喜好驴叫,大概是因为这驴叫之声富有音乐感,隐含韵律美,并不粗俗聒耳。曹丕率众学驴叫,就如同齐唱死者生前喜爱的歌曲那样,以寄托哀思。孙楚对着灵床学驴叫,想必是以驴叫代歌声,长歌当哭。由于他模仿的声气与真驴没有区别,后人因此也把驴叫称为“孙楚声”。你看,这雅与俗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的,不同的时代,不同的地域,雅与俗的内容也不相同。在汉晋名士那里,这驴叫声也由此时的俗变为那时的雅了。尽管如此,我想不会有人真的去响应那个搞笑的号召:来吧,让我们与驴共鸣!

